



葛愛華

54.1.2生

湖南省醴陵市人

商專肄業

■經歷／

聯華電子公司管理部業

餘寫作

■現職／

專事創作文藝作品

■作品／

羞澀的陽光

和相思說話

年輕舊事

盛夏擦身而過

短篇小說組佳作

葛愛華

午后的七賢路是黃金打造的顏色，沒有夜裏的霓虹招展、衣香鬢影，倒似一張敗妝的婦人臉色。

車輛擁擠，多半是因為馬路兩旁密密麻麻、橫七豎八的違規停車，紅色的拖吊車正在與一部銀藍的天王星糾纏，車子的前端被擡高，防盜器守本份地哇哇嗚叫。她回頭張望，慶幸自己早有先見之明地將車子停在離目的地約有二十五分鐘腳程的國小後門邊巷。車頂有一片想思樹綠蔭及偶而傳自圍牆裏操場上碎顫的孩童笑鬧聲覆蓋。那麼，只為了去一家熟悉老店洗個頭和繞一小段路到宏光的乾洗店拿去冬琨光穿了整整四個多月的黑色蝴蝶袖皮衣，也不算是件划不來的事。

「可不是嘛！」腰際掛着一枚印着⑥字樣及店號壓克力小牌的美髮師，一面純練地撥弄她濕濡的髮絲，一面揚着全套帶△、▽、◇的腔調：「這條路再不好好拖乾淨，以後連人走路的地方都沒囉！真的！昨天下午嘴饞，想去六合夜市包碗鮑魚翅，偏偏借不到50的，就開阿桂那部小罐頭去；嘿！我從這邊開到前面那個十字路口，」說話的女孩下巴一抬，順勢也帶起她的髮根，她經這麼一扯，便把眼睛從膝上的電視週刊移上面前偌大的明鏡：「天就暗下來了，那家『新娘』婚紗攝影禮服的公司招牌燈，正好對着我的頭亮起來。等我再買好東西帶回店裏，阿桂正要拉鐵門下來，準備打伴了。」

她通常不給②號以外的小姐吹整頭髮，因為②號的迅速與沈默，使她覺得從容自在。前星期來，聽說她嫁人北上，便沒有固定的美髮師；正在給一位嬌小婦人修剪腳趾甲的那位⑬號，上回給她吹弄頭髮，剛出師的手藝。已經熟悉的老

店，已經適應的髮麗香味道，便不覺得有重新尋覓另家髮廊的必要。

「小薇，妳真會『吹』耶！少離譜了！」旁邊給一個腆着小腹的女人夾燙髮藥捲的短髮女孩接腔：「大家都停，他們還真能拖吊得完哪！要怪就怪政府把路開得太小了。拜託吧！火車站前的動脈，還不如一條微血管哩！」

「妳有辦法停，要走去開不出來哩！」

「技術啦！那擦『毒藥』的秦小姐，上回帶狗來剪毛，要回去時發現車子前後都貼着人家的保險桿，就等在旁邊乾急，咱們小弟去幫忙，鑰匙才啟動，都沒見他怎麼踩油門哩，嘩的一下，車子就弄出來了。所以，我才說，技術嘛！現在那個從前專門給我們買便當和惹仁綠豆湯的小弟，在人家秦小姐開的酒樓代客泊車，光一個月領的小費就比咱們的薪水還多哦！」

「妳蓋哦！……」小薇拿着扁梳把她頂上的頭髮穿高，歪着頸子問道：「房太太，吹這邊嗎？這樣好不好？」

她的眼睛雖然盯着鏡子，但耳朵却盛裝她們的聊扯，不留神還不知道美髮師正和自己說話，那叫小薇的女孩又客氣地重覆了一次，她才會意：

「噢？啊？……是，請壓低一點，前面這裏。嗯！請再低一些……，再低——」

「房太太，吹得太塌不好看，到美容院來要的就是時髦嘛！而且今年正流行！」

她沒有答腔，幾秒的空檔，室內響起了一個當紅女歌手的情歌來。她的臉部一直佈置着微笑，任其擺飾頭頂的髮型，就是以往她也不太有任何意見的。這兒每個小姐，當着面前無不誇讚她沈靜的好性子，而且大方。她想，小薇的主張定不會有錯，自己的拿捏倒在其次了。

「房太太氣色很好喲！」小薇笑道：「下次來給妳燙個新式樣，頭髮沒有型了，吹起來不好看。把這兩邊剪高一些，後面削短再燙，看起來一定更年輕……」

她從皮包內取出一把齒梳，對着車上的後視鏡，呼哧地扒平了前額上那撮噴上黏膠的髮浪，然後對鏡自忖端詳地：短髮真要比長髮精神？亦或是直髮要比卷髮年輕？她伸手撫弄眼尾幾顆粉末沒有掩飾過去的斑點，想起方才美髮師說的氣色好，竟發起呆來……

一個多月前，琨光與她商量去看心理醫生的事，曾令她惶恐不安。

琨光威脅地：「昨天妳說在七賢路美佛莉大樓前被鵝跟蹤，今天下午又一個人乾乾地嚼掉半包茶葉，還有，妳已經發過多少次神經在床上……，妳知道，妳已經把我擾得無法入眠吶！再不看醫生，事態要更嚴重。」

和她同齡的丈夫，不用口紅，不必粉撲，只消一條搭配黑色皮衣就很出色的西褲，整個冬季，那抹青春帥勁難以遮掩。好像婚後，他不曾老過一絲，而是愈往前年輕。是哪個百貨公司超級市場的小姐說琨光是她兒子？而那天，她不過有一週沒上美容院吹整那頭不按規律款擺的卷髮和急沖沖出門來不及換下的一件被單花色連身洋裝。為了那罐馬桶通樂！星期天找不到任何一個肯修馬桶不通的工人；她接着有好幾天的悶悶不樂。

「那個醫生是我客戶介紹的，聽說是這方面的權威。前兩天才回國。我覺得妳有必要去徹底談談，」他正說着，睜見她憂着一張臉，有一個「可是」的唇型，但沒發出聲來，他面對她的表情，本想安慰的一番話，忽然換了另個方式：「妳不要再囉嗦！把我弄煩了，沒耐性再理妳。……真不知道，每天清閒自在，只要吃飽穿好睡足，沒有一項事要妳操心，也會莫名其妙！要我鎮日腦子轉盪，恨不能三頭六臂，有八十小時可用，那不早精神分裂，進精神病院啦！」

她記得自己年少時的第一次約會，一件圓領喇叭袖的奶油色上衣，腰際繫上一條與八片裙同色的白絲巾。那個陰涼的午后，整身都是風的線條。那個誇讚她有一粒動人美人尖的男人，後來送給了她一對金絲雀。他喜歡她枕在他胸膛上時的那種輕顫，她也感覺到他的指間的撫弄與接觸，是充滿了溫柔的憐惜和疼愛的。她極喜愛他拿食指圈弄她耳垂的酥癢，還有像片葉尖撩撥她唇舌的吻；但從她躺進琨光那張漂亮的金銅水床開始，她不曾有過一次要求性急的他，花費時間去對她做那些舉動。一夜，琨光壓在她的上面行進着，正汗水淋漓全身晃擺之際，叫她兩掌一推摔下了床，直到琨光怒氣沖天攆門而出，她仍驚慌失措地以為方才是和那個男人在床上做愛。……然後，她和金絲雀們守了一宵的門，天光已白、初曙乍現，她在卷縮的沙發上醒來，見和衣仰躺在床上酣聲大作、鼻息濃濁的琨光如同夜前醉酒闌珊進門倒下的模樣，片刻景象，竟令她感覺似迷夢一場。

診所在一座大廈的第十四樓裏，隔壁是一家掛着一幀直匾、上頭濃墨草灑書着「青木館」的紫薇斗數命理館。琨光在等她應診時，也擺了一盤測卜。

她坐在醫生手勢裏的一張原木沙發上，整個房間全是橡木色調，清朗高雅。醫生姓林，遞名片給她時，有一排開展的、白碩碩的門牙向着她。

「妳先生非常關心妳，兩天前便在電話裏憂心忡忡地提起妳的情形。我剛回國來，這一週比較忙，他一再要求我立刻和妳安排時間晤談，今天還親自陪妳過來，並且體貼地在門外等候，妳先生很疼妳呵！」

她微微一抵。接過原子筆，在醫生方才給她的表格頂端欄位內，填入自己的名姓及逐項資料。醫生收回表格，夾在一只彈簧夾的卷宗內：「我正好泡了一壺菜子茶，妳要不要一杯？」

她點點頭：「好。謝謝。」

林醫生輕鬆地為她的瓷杯注入淺褐的水液：「是椰子的口味，很香哦！妳嚐嚐……」

她順從地端起秀緻的托盤，唇瓣在杯緣一壓：「嗯！」

「好吧！」林醫生從口袋取出一支金筆，轉動幾下，一面走回那張大書桌後，坐定：「妳可以對我說一些妳想說的話了？」

「什麼？」她緊張地，杯子擱回小碟內時有一聲短促的聲響。和醫生有一張大書桌還寬的距離，却仍使她偏促難安：「唔？……說些什麼？」

「任何。」醫生見她虬起眉頭，十分為難的表情，遂又補充道：「嗯！或許……我們可以從妳被鵝跟蹤的事談起。」

她的眼睛浸在菓子茶安穩的水液裏：「兩、三個星期前，我做完頭髮出來，走一段路去我停車的地方，七賢那一帶很不好停車……。在紅磚人行道，有一隻肥白的大鵝，很大，牠似乎已經在那裏等待我的經過好久了。牠，非常的健美，不知從那裏鑽出來，便一直緊緊跟着我。牠在我身後，我停下來看牠，牠就若無其事地在路旁道樹邊啄弄，但只要我一往前進，牠馬上跟上來，脚步跨得很大，翅膀張了一大半。」她抬起眼睛，但並不看醫生的臉，只是朦朧地望着他身後的一大排櫃子：「那隻鵝看起來不太像一般人家飼養的禽類，牠顯得靈性而高貴，牠有一粒凸出的瘤冠，和牠的喙是同一種黃色，很渾柔的色澤，牠的羽毛豐滿潤澤，牠的眼睛是晶藍的，像兩顆寶石。」

「一隻非常特殊又漂亮的鵝？」醫生手裏的金筆在卷宗內的紙上爬滑：「那麼，牠為什麼——呢，跟蹤妳呢？我是說，牠的目的？」

「我不知道。我甚至試圖繞圈子擺脫牠……，一直到我上車，把車子開走，還從後視鏡裏看見牠在原處。」

「牠攻擊妳嗎？我們知道鵝很兇的。」

「沒有。牠很溫和地看着我，彷彿想對我說什麼……。牠，牠只是令我很訝異地一直跟着我。」

「一隻鵝，」醫生轉動筆端，望着她的臉：「在鬧區，特別是辦公大樓林立的馬路邊，的確是不太尋常……。有別人看見這隻鵝嗎？」

「……我想，沒有。」她停頓了一下，右手下意識地搔了搔額鬢：「那個時候，鵝跟蹤我時，紅磚道上除了停放許多摩托車外，並沒有其他行人。」

「後來呢？還遇見第二次嗎？」

「是，一星期之後，完全一樣。於是，我對我先生提起，他不太高興，下來一整禮拜，便不許我獨自出門。」

「然後？」

「是否再遇見那隻鵝是嗎？……沒有。」

「我想，也許有鵝販開車經過那兒，沒有查覺有鵝掉落下來，」醫生笑道：「那一帶有幾家鵝肉舖，非常鮮美可口。」她這麼聽着，臉上沒有任何表情，下巴挨着自己領子的邊緣。

「妳生嚼茶葉？」醫生突然開口：

「抱歉，我是說，妳沒有把茶葉泡開，而是乾乾地放進嘴裏嚼？」

她盯着那張大辦公桌，簡單的筆架旁有一疊整齊的白紙，塑膠墊子下有一些紙張、卡片，但看不清楚。那書桌空曠而乾淨，十分配合他外表給人的感覺。室內很安靜，只有白日活動的一些聲響。醫生相當耐煩地等候她，於是她努力地啟閉嘴唇，腦子還理不明答案，喉嚨已溜出一串音聲：「我只是用我的方式喝茶。」

醫生先頭一楞，隨即點着頭，嘴角有一抹和善的笑容，他抵了一下鼻梁上的鏡框：「喝菓子茶嗎？我蠻喜歡這種風味。」

她再舉起雪色瓷杯，湊近一呷。

「如何？」

「太英國。」她說。

她自診所出來，把醫生的名片塞進皮包外層的拉鏈裏，一偏臉，琨光也從「青木館」的壓克力推門出來，雙手摺疊一張白紙，信手擱進皮衣的口袋內。他看見她立在診所門邊，臉色一淡，閃身便推門進去。她聽見琨光的聲音禮貌而熱切，交談的內容則聽不清楚。她踱到「青木館」的門口，從深色的壓克力推門外，瞧見裏邊的置佈；一組藤製傢俱的客廳，暗茶紅色系，砂土茶具邊的電磁爐上翻滾着一只玻璃壺內的開水，生煙泡沫與一角的立扇相對。裝璜的天花板略低，藤製屏風後面的一張鐵製書桌，幾只抽屜拉敞，旁邊有一株盆栽，幾乎有一個女人高度。感覺上，林醫生室內的簡單明淨，予人舒爽自在。屋內有一着透明白紗衫的中年男子探着頸子看她，她地理髮椅，一轉身，見琨光已從診所出來。兩人沒有交談，琨光逕自去按電梯，等電梯上樓時，她一直盯着他的後腦勺，覺得他的頭顱生得方寬，但形狀好看。

後視鏡內的髮型已頗令她滿意。她又下車來，往另外一個方向到宏光的乾洗店，拿琨光送去保養的那件皮衣。

這條寬巷是很純粹、整齊的住家，各自擁有各式不銹鋼或高級鋁門窗，建築是一、二樓挑高樓中樓處理的精緻別墅。今天只是任何尋常上學、工作的星期四午，陽光些許炎炙，但有迎面徐風以及整條叫棟距形成的陰影覆蓋，她揀靠路旁行走，以一種介於清閒散步和專程探訪目的地之間的步履頻率行走，待把兩旁二丁掛貼圍的小小庭院走盡，便有一個十字小路口，一角矗立着半截下身漆上油黃底鰲黑色橫條的電線桿，以這隻圓柱體為中心，半徑約一呎半的距離內，堆擠着一袋袋大小的垃圾，還有幾袋被扔擲在這堆小丘的範圍之外，滾落在住家的圍牆邊。一部50cc的機車靠近，沒有減速地將一包垃圾拋投出來，有點像郵件快遞，垃圾重力加速度一番後撞在一面用白漆不甚美觀地寫着：「亂丟垃圾不是人」的牆壁邊。接下來兩旁的建築改為較舊式的五樓公寓，一樓公共大門撕破又貼、貼附又剝落着各式搬家、托嬰、開鎖、修理馬桶的廣告貼紙。住家巷內插排着腳踏車、機車，她只能揀路中央的空處走，並且開始覺得頭頂發熱……

「喂……」一個聲音在身後輕喚：「喂……」是年輕的男聲。她並沒有完全停下腳步，只是扭轉着頸子，朝後頭一望；一張「家庭洗髮」的風動招牌旁，立着一個穿深藍色牛仔背心裙、有一披薄直劉海的短髮少女。「喂……」她再尋聲眺去，隔了幾尺接近巷口處，一個推着腳踏車，平頭高大的男孩訕紅一張淺茶色的臉蛋，他的車籃內擱着一掛綠色帆布書包，上身是一件輕便圓領的橘色運動衫，底下則是一條卡其色長褲。她停下腳步，微側着臉看他們，隱約間聽見男孩說道：「妳等了我好久。」女孩答聲，拿手把一縷髮絲撥夾在耳後，他們似乎有一抹初識的羞怯，男孩的嘴型一直變換着，但聽不見說些什麼，女孩坐上他腳踏車墊前方的橫桿，雙手緊握住車把，男孩蹣跚兩下，熟練地跨坐上去，兩片影子在巷口的光裏驟然消失。

她緩緩地背轉身，才舉步又聽見方才的輕喚：「喂……」。她繼續邁着步子，眼睛盯在前方一片雜貨小舖的招牌上，「喂……」那聲音十分清晰，彷彿就在她的肩後。「喂……」聲音亦步亦趨地，「喂——」她猛回頭……，家庭洗髮的門

口，一條吊在繩索上的汗濁黃毛巾像一隻翻飛的蝶，最後飄落。

「喂？」話筒的男聲呼喚出她的名姓，那熟悉的音腔，令她驚跳。

「喂？喂？」話筒在等待她的回應。

她出了一點聲音，感覺嘴角麻顫，指尖觸電似的抖啞着。

「噢！抱歉，我打擾妳了嗎？我是林新景。」

那個心理醫師。她鬆放了肩部的線條，並沿着小牛皮沙發的邊緣滑坐。待專心地聆聽，倒不覺得再有方才令她悸動的熟悉。

「那麼，」林醫師說：「這個週五下午兩點半，妳有空嗎？我們可以談談。」

「好的。」她的臉頰有一絲絲因微笑而泛起的紅暈：「週五下午兩點半。」

第二次的一個週五下午兩點半。

在林醫師的原木裝潢室內，有沁爽的冷氣，阻隔了雙層鋁窗外的酷熱。絕佳音響效果下的蕭邦以及帶有椰子口味的菓子茶，令她心情舒放。她坐在她一直坐的位置上，林醫師正在調動她身後的百葉窗簾，把室內的陽光旋轉在一種合宜的亮度。

她淺淺地觸了一口杯緣，在醫師回到他的座位前，把瓷杯輕巧地擱回碟內。

「這樣的光線很合適去回憶，」林醫師說着，在自己的杯內注了半杯褐色的水液：「偶而在喧囂的城市中，也可以找到便利的輕閒；有這麼一間小小斗室，放一支自己喜歡的音樂，泡一壺合口味的茶，或者有個朋友，或者是一本書，或者什麼都不做，就是安靜地想一些事，或者什麼都不想地發呆……。妳覺得？」

「嗯！」她迅速地遞出一朵笑容：「這裏的一切都令我安適。」

她仔細地打量他金框鏡片下的一張方型大臉，鼻唇都是圓厚的形狀，眉梢也是令人產生安全感的橢圓，眼睛細長些，但眼神平和，他的確有一副符合他職業的、令人信任甚至依賴的臉孔。

他在抽屜的匣盒內撥找一支帶橡擦的鉛筆：「……我們繼續……」

「最近我經常做一些奇怪的夢。有一次夢見自己行走在地下水道裏，我們這個城市有這樣的地方嗎？……我好像站在一個彎口，等待，……等待着某人。不知當時是白天還是晚上，也許是白天吧？因為我並不特別感到不安。而我所等待的目的，似乎只是要去和某人……話別。然後，我夢裏出現了一個非常可愛的小孩，我在他呼喚我之後，跑上去擁抱和親吻他。還有，常夢見自己返回老家去。我娘家遷居台南已經許久，老家在萬巒——屏東的萬巒你知道嗎？」

「以豬腳聞名。」他說，並沒有抬眼看她。

「老家是一大片矮厝，我還是孩提時，早就賣給別人翻蓋高樓。最近，經常夢見自己回到那些房厝裏去。沒有任何傢俱的空房間裏，掛了一些黑森森的人頭照，老的、女的，也有許多人合照的，但是一醒過來就忘記那些照片裏的人的

長相了。另外一次也夢見回老家去，發現空曠的房間全塞滿抽屜，一枚枚扭扣大的鎖孔，像一隻隻睜着的眼，一個疊一個，幾乎堆到天花板——是那種有橫樑的屋頂……，小時候被責備了，就想拿塊布條甩上去上吊。抽屜沒有一個打得開，我又焦急又害怕，雖然並不明白，為什麼要打開這些抽屜；按理講，我對無法猜想內容的東西，都是懼怕去接近的。」她看著他握筆桿的手背細白，幾乎沒有一根汗毛，不像是一隻男人的手背，甚至可晰辨幾莖青色血管：「你解夢嗎？」

「妳相信夢是一種預告？」

「你相信嗎？」她反問道。

他提了提鼻梁上的眼鏡：「我只能告訴妳，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我想妳也聽過睡眠分有幾期的熟睡與淺睡。妳這些夢境只是白日裏想像的成形或是見到一項事物的聯想罷，是不是某一方面的精神壓力太重？這種精神狀況最好能夠在醒來之後便拋諸腦後，把它遺忘，或者根本記不起來，也許會舒服、輕鬆些，否則更加疲憊，幾乎沒有休息。」

她的表情有明顯的失望，林醫師轉動指尖上的鉛筆，偏了偏頭：「我有個蠻熟的同學，以前在學校花了許多時間研究夢，後來出國去，較少來往，不知有沒有繼續鑽研。呵！那時候，整個寢室都迷漫着一股解夢風，還記得有位同學的女友很信這套，一天跑來告訴我那位研究夢境的同學，說她做了一個怪夢，夢見自己跌進長滿一條條綠瓜的田裏，壓糊了其中幾條，瞧見瓜肉血紅，瓜籽肥碩，一顆顆有拇指那麼大。我那同學當下楞住，仔細打量了女孩，一語不發。我那時很好奇，一再追問，他只說女孩恐怕將有血光之災。待女孩走後，我又問他，他才對我說，女孩應該懷有身孕，而且可能是個男嬰，我再問他血光之災從何而來，他怎麼也不肯說了。幾週後，輾轉傳來女孩去墮胎的消息，四個多月的男胎，險些送命。」他抿嘴一笑：「有時候，一些科學或醫學無法根據或解析的，我們只能信其巧合。」

「我以為我是因為有夢才能入睡的，當夢散盡……」她的聲音低微，猶如囁語：「就再難入眠。又怕吵到我先生，便一個人在黑矇矇的夜裏，瞪眼等天亮。」

「也許可以讓牠為妳留盞小燈。」

「那可不行，十年來，他無法在有一絲光線下熟睡的。」

「如果次數頻繁，我可以為妳開一些藥，幫助妳一覺到天明。」他停頓了一會，話鋒一轉：「你們十年來，都一直沒有過小孩？」

這問題令她一怔，她潤了潤點着膏紅的唇。

「妳或妳的先生不喜歡孩子嗎？」

「不……我們曾經有過一個孩子，後來因為染患德國麻疹，便拿掉了他。」她原來擺在椅把上的手肘收回裙間，雙手交握，右手食指輕輕地摩擦着左手無名指上的一枚推鑽，銳利而晶瑩的光采，飄飄忽忽地映在睫毛：「因為做了羊膜穿刺，證實胎兒已受影響。」

「是誰的決定？關於拿掉孩子。」

她詫異地睜着他，理所當然地揚高語調：「我不說過胎兒已經被影響了嗎？畸形了！醫生這麼建議，我和我先生沒有理由不做這樣的決定啊！……他是非想要一個男孩的，那一陣子，我們沮喪極了，我更是在不斷的內疚與企盼中，急於想再懷孕。……我們試圖、努力了好久一段時日，一直讓希望和失望交替地侵擾……」她停頓半會，垂着眼：「却始终天不從人願。……我想，也許有一個小孩，會帶給我們生活大改變。我一定會為他忙碌、為他起勁、為他歡笑和擔心，我們都會因為他而有所不同。我甚至會因着他的成長，對未來存在一些寄望。……總之，我是多在乎去有一個小孩。」

「想過領養嗎？」

「我先生不肯。我們都沒有大問題。」

他接着說了一些醫學發達、人工受孕等等安慰的話，她沒有回應，只是淺淺一笑。然後，他們有一段不短的緘默。在這個只有輕柔樂曲迴繞的沈默裏，她靜靜地流覽在他身後原木鑲玻璃拉門的大書櫃。上層一大落厚重而乾淨的原文書籍整齊的向右看齊，中間那層則較活潑地排放了幾種雜誌，幾套旅遊指南，正中央有一個長方型的空格，給擺着一隻冰肌玉膚的、細頸圓腹的青瓷素瓶。還有幾列套書，就種類而言，相當差趣。可是，那隻瓶！她在心底驚嘆，多完美無瑕的花瓶！在前幾回裏，她竟會沒有注意？也許那時除了這位心理醫師的金邊細框眼鏡和桌上自己的小托盤茶杯以外，這屋子對她而言，不過是同於診所的一般景緻吧。

正想此次的談話已結束，不料林醫師忽然開口：

「前次聽妳先生說，春節之後給妳安排了一趟普吉島之行，妳也喜歡這條風景線的，怎麼旅行社把一切行程、機位都訂好了，妳却臨時取消了？」他說話時，還不時佐以手勢：「妳可以告訴我，為什麼不去普吉島嗎？」

「是呀！為什麼？妳總得開口說句話啊！」琨光把領帶一撇，死命地剝扯喉結上的那枚扣子，待把扣子一鬆開，幾乎是咆哮的聲音完全解放出來：「妳說！為什麼不去普吉島？」

「我……我的手受傷了，」她舉起手臂，怯懦地：「昨晚燙你的襯衫，讓熨斗不小心蓋了下來……」

他瞄了她的手背一眼，細着厚厚的一層紗布，像戴了一截拳擊手套：「還真能瞎辦個理由唬我。就算真給燙傷那麼一下，兩天就不礙事了，幹嘛為這點小疼小傷取消行程。這個時候出國的人不那麼一窩蜂，不去可惜哪，才八、九天嘛，觀光線又新，我要不是忙得分不開身……」

她一勁顧着搖頭：「不要！不去了！我就是不想去了！」

「妳就是存心和我作對啊！」琨光跳起身來：「說要出國透透氣的是妳，盧小姐白天都忙得團團轉了，還得每天幫妳跟『東南』談這辦那的，一下是照片、一會又要跑去拿護照，計劃好的事，現在又無緣無故取消。妳搞得我一頭霧水，不知道該怎麼辦事！是啊！真當自己是闊太太，幾萬塊擺擺樣子啊！」

琨光喇喇地嗓門一直在她耳畔轟隆，她扭身進房：「我不過就是沒有興緻了，也好惹你一頓光火，看你發這種脾氣，我更沒有心情出去。」

他衝到房門口，手臂揚展揮晃：「好！妳又發神經病了，我不管妳要去不去，但不要在我面前盪盪來盪去，我看了討厭！」

她坐在床沿，撫着床單邊摺縫的蕾絲，昨晚也是自己一人呆坐在這兒想了許久，才去插熱熨斗，當右手將那塊熨板蓋在左手背時，疼楚驚跳的竟是右手，那種感覺正是在旅行社三樓會議室內的那個轉身——

她投了兩枚硬幣，在販賣機裏要了一杯迅速、粗糙的熱咖啡。料峭春寒已過，但落地窗外的暮春三月底，仍是一束細冷雨絲，她握着紙杯，一手捧着自己的手提包，雖然知道有一件灰色獵裝靠站在身旁許久，她還是靜靜地啜完半杯咖啡後才轉身。

「真的——是妳呵！」着獵裝的男子奔放了等待在喉頭的驚呼，那曾經嵌進耳骨的音聲腔調令她一陣悸慄，類似一把森冷小刀，朝她的記憶劃割一線，線口張開，有某些東西像血珠慢慢沁滲。她僵持的頸子偏移了半吋，眸子一觸，那灰色獵裝裏是一件幾乎抵着下巴的金絲雀黃的高領衫：「我早看見旅客名單裏有妳，想必是姓名巧合，真不敢相信是妳……多少年了，甚至現在，妳就站在我的面前呵！」

她的手背要着起火來，才趕緊撇開那柄熨斗。

「妳……改變好多呀！但仍是我所記憶的……時光過去許久，我們都一定改變好多呀！」他輕聲地，聲音只在她的耳畔響盪，有一絲激越的抖顫，他的眼角因為微笑而彎出幾道紋路：「妳不再是那個小女孩了。呃……真是令我不能相信，這究竟是一場幻影？呵！……我還會有見妳的今天？……妳，過得好——吧？」

自從愛情遠颺，她便凋乾憔悴至今。她的眼睛瞬也不瞬地望着他。她每日為金絲雀斟換礦泉水，鳥兒的羽毛光潤豐沛，像上了貓油般盈燦鮮亮，但從不謳歌。只喜歡雙雙偎依，無比親密地交喙低吟。這些年來，精細雕鏤的鳥籠裏仍然僅是居住着一對不願歡唱的恩愛夫妻。為牠們沐浴，欣賞牠們的濃情蜜意，成了她黃昏時不變的享受。

「我的妻子，終於在兩年前去世……」

她的淚水滴落在灼傷的手背上。有一點悲哀、有一點惱恨和許多懊悔，懊悔這趟行程計劃，懊悔為何獨衷普吉島，懊悔沒有避免去聽他親口講述這件消息；說那纏綿她年輕裏一段美夢與惡魔的磨折終於結束。她開始憤怒他經過了這少年之後，才對她說出這個幾乎是一生世前熱烈所盼望的——關於他的妻子，病逝。

『如果婚姻就是應該有這種感覺，妳已是我的妻，我心中的肉，我骨裏的血。請相信我，只要再一小段等待罷，我們便要永遠聚守，像這對籠中鳥，一秒也不可分離！』那一夜，竟也是暮春的薄寒，窗外竟也有着這重逢時的細冷雨絲，他們躺在梨山上最美麗的一塊碎葉枕上，共飲一瓶來世的許諾。

他伸手撥弄依然濃蔽，但略夾幾縷灰絲的額髮：「……一塊午飯嗎？」

「不！」她在見了他的面後，唯一說的話。

「嗯？」那個心理醫生等待着：「妳在聽嗎？」

她楞楞地抬起下巴：「唔？」

他的臉上有一抹叫百頁窗分隔成一片一行的鼓勵的笑容：「妳願意告訴我，為什麼臨時取消行程？」

「幾個月前的事了，好久了。」她下意識地撫撫眉梢：「那時……湊巧我的手背燙傷了。而且，我先生為此很為光火，我便更沒有興緻了。」

「取消之後，妳先生或妳的作息有什麼改變？」

她聳聳肩：「仍跟平常一樣。」

話題結束。

心理醫生起身走近她，並在她的杯裏注入一些菓子茶：「我太太遊美西去了，晚上一塊吃晚飯吧？」

她一呆，半晌：「不了……」

到門口，她忍不住了才開口：「上回來時，倒沒注意到你的書櫃上有這麼一隻漂亮的青色花瓶！」

「哦！」他轉過臉，往書櫃上瞧：「那隻花瓶可是清朝的古董哩！可惜上個月叫鐘點打掃的太太不小心打破了，我太太抱去給人重新拼黏，遠遠看還像完好如初，」他移動身子，搆手取了瓷瓶下來，遞到她面前：「近瞧就不成啦！摔粉碎一點的地方，全是裂紋，啊！這兒……一條一條的，哪！……這也是……」

她摸觸着瓶身，仔細端詳才發覺這並不是一隻素純的瓶子，瓶腹上還精緻地浮繪着一對鳥兒：「……噢！林醫生，你想關在籠裏太久的鳥，若是把牠放了，牠還會不會肯飛呀？」

他被她這麼突然一問，啞了一會，隨即笑開來：「我小女兒養了幾隻白文，餵得跟小雞似的胖，要真把籠門打開，我想牠那對小翅膀恐怕也載不動牠的身子哩！」

進了宏光的洗衣店，冷氣的沁爽把方才頭頂的脹熱、昏眩一掃而空。櫃枱沒有人，她在旁邊的木櫬坐定，取出皮包內的小面紙，輕輕地在鼻尖下顎摀了摀。後面走廊傳來腳步聲，是宏光的太太，手裏提了幾架衣衫，一見是她，熱烈地叫開來：

「哎！好久沒看到小孀啦，聽琨光說妳身體不舒服啊？」宏光的太太挨近她的臉瞧了瞧：「還好嘛！氣色不壞。」她點點頭：「嗯，我是來拿琨光保養的皮衣。」

「哦！我曉得，我都弄好了等着哩！」說着，她先將手上的衣服平鋪在旁邊的一個玻璃櫃上頭；取來一枝挑衣服的小竹竿，四下撥搜，發現掛在最靠邊頂處，尋找墊腳的木櫬，才發覺正讓她坐着，便又到後邊去取了一張塑膠圓櫬來：「真不好意思，小孀，我這店面又窄又亂，沒像樣的地方請妳坐，待會兒到二樓坐坐，吃片西瓜……」

「沒關係，我還有事哩！拿了衣服就走。」

宏光的太太踩上圓櫬，墊起腳尖，在一大排緊密的衣堆中迅速且熟練地挑下一件罩着透明塑膠袋的黑色皮衣。

「妳沒開車來呀？」

「我停在前頭的小學後門。」她起身並掏出小錢包。

「是呀！我們這附近很不好停車。」

她連同鑰匙一併掏出，鑰匙環一陣碰撞，宏光的太太眼角一掃，即轉側身子，刻意地撫弄了皮衣幾下。

「宏光不在啊？」

「給飯店送桌巾去了。哎，……妳瞧掛在這頂上的一排，沒有一件不上萬的，我們每天這樣辛苦，一輩子也沒命好穿這種料子……我和宏光省吃儉用也不過想買部小發財，但就單靠洗一床被單、熨一件外套這百來塊錢的營收，連買部中古車都吃緊哩！——像妳沒有孩子真是落得自在輕鬆喲，多幾個討債鬼，就夠把我們磨成病牛兩隻。……妳不知道，沒有部小貨車，洗人家幾床被單、桌巾，都得用摩托車來回跑個三、五趟才送得完哪！」

她感覺下顎、人中、鼻頭又冒出汗珠來，頻頻用面紙揩拭。

「何況現在車那麼多，騎摩托車老在馬路上跑，多危險呀，」宏光的太太嘴吧雖沒停，手也在張羅一只大紙袋好裝琨光那件皮衣：「一家好幾口要填，却只靠我一隻手做，宏光做事又三心二意，當初要不是我執意開片小店做點生意什麼的，靠他吃人家一份待不到尾牙的死薪水，那幾個小鬼早到馬路邊喝西北風去了。說實在話，別說妳琨光拿給他親哥哥那麼一丁點錢啦，連我娘家賣了祖產分給我的那筆錢，都要讓他拿去簽注光的！」

「宏光現在不簽六合彩吧？」

「他總說沒有囉！誰知道，在他手上總有個千兒八百的零花錢，我不問他往哪兒花去了——」她揚揚手：「哎呀！八成多少一點啦！同樣兄弟，他看琨光這麼氣派舒坦，他不會不想發財嘛！」

她訕訕一笑，從錢包取出幾張花鈔放到她面前。

「不要小嬌！不要！真是的，自己人還拿這個洗衣服錢呀！」她把手壓在紙鈔上，朝她推了推：「妳真是見外哩！……下次不許再拿這個錢哦！唉！還是妳命好，琨光寵得連一件衣服都捨不得妳洗呢！」

她取了皮衣出來，與另一個抱了一大袋衣服的中年婦人撞個滿懷。婦人叫嚷起來，她忙側身一旁，先讓婦人入內。走了幾步，才記起汽車鑰匙還擱在玻璃櫃格上，又轉回店裏。不見宏光的太太，料想必定在後頭忙碌，便不打算揚聲招呼，待正要取了鑰匙出來，却清楚地聽見宏光的太太那大喇喇的嗓門毫不遮蔽地與方才擦身的那婦人交談：

「……那是我小叔的太太啦，不過倒像他媽！……老氣是嘛！我小叔告訴我有一回真給人家這麼叫的。……啊？當然有錢啊！一個開一部車吧！……是呀！買貴一點的顏料塗塗就年輕啦！妳下次帶來賣給她，要不妳老嫌我小器，我可有那種命塗妳那些C D啦、阿頓什麼的！……呀？……我比她年輕，拜託，我大地幾歲的……真的？……我保養好？妳有沒有搞錯，我一天到晚做個沒完：她可是端在家裏喝蜜的！……她命好？妳才好啦！她有什麼好，有一棟好樓住就算命好啊！那妳的命不要燙金鑲鑽嗎？……怎麼說？至少妳老公肯買羊茸丸給妳吃呀……呵……哈……我小叔不放她在心上，十年下不來一粒蛋啲！……有沒有養小的……，妳說哩？」

「……不在呀？請問他去哪兒？……您不清楚……會在公司嗎？……您不清楚……是，我下午在公司和他連絡過，是有一點事想麻煩琨光兄幫個忙……他是做飯局？……您不清楚……那琨光兄大約幾點回來？……難說吧？——呢，琨光兄有沒有跟您提起香港那邊一批貨下單的事？……就是本來敲定由太雅談的——哦！您不清楚？……那裏，那裏！不要緊，沒關係，我稍晚再找他，或者麻煩大嫂留個話就成了……對不住，打擾您啦！再見，再見。」

她移開落地窗的紗門，居高臨下，盛夏夜空繽紛的星點一盞一盞抖閃起來，整片天空仍是濁濃的寶藍。她抬頭望着吊在架上的鳥籠，一對金絲雀並排地靠棲在籠內的橫桿上，圓亮的小眼珠緊緊地盯住遠方朦朧的山的線條。

「怎麼就不曾聽你們唱支歌呀！每天就等着喝冰過的礦泉水和細緻的小米粟餵你們……把你們的羽毛像黃金似地保養……這麼些年了，到今天才知道，原來是我自己在給你倆作伴！」她撥開鳥籠的門：「而你們就算是兩塊黃金，又能給我換來什麼？……嘿……那個把你們送給我的男人……老了一些，而且，他的太太……死了。」

她沉吟着，籠內突然一陣咕嚕、騷動，兩隻金絲雀振開豐盈的羽翼，雙雙掙脫籠口，一前一後在陽台的磁磚上一觸，沒有回首、沒有片刻遲疑地隱沒在晚涼的夜色裏。她大吃一驚，連忙返臉尋去，細雕精鏤的木格籠內，小瓷鉢的水仍清澈，米粟亦芬芳，籠身搖晃，像一只鞦韆。那對金絲雀鳥兒竟然揮翅而去！她扶着陽台的欄干，極目四眺，感覺那飛逃而失的是她體內的某一部份，是屬於西子如雪的肌理或是黃金般的盛夏，竟然天天逃命而去？

她顫抖地把自己的身子捲縮起來，臉頰埋進臂彎裏，然後她清楚地看見自己正蹲踞在那只華麗的木籠內，並開始感覺饑餓。她想去尋找冰箱內那片可口的雪藏蛋糕。